



LIERZHONG WENJI

李尔重文集

第十九卷

作家出版社

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第十九卷

李尔重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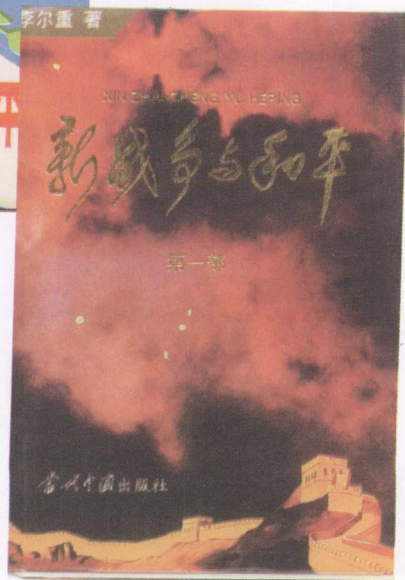
宋平

题

作家出版社



85岁与夫人宋晓菲



《新战争与和平》的三个不同版本



《新战争与和平》的普及本

與小臨水故城月淡露吟風倚瓦
寒生菊一杯水元弦一張琴心靜可
听遠天鯨見真情天若有情天亦
老蒼桑正道亦有人候人今倚！

冬至

一九九九年七月

(十七)八女英杰

抗联的第四军和第五军,从宝清南移,集结于牡丹江下游的刁翎一带,经过动员,就要分两路西征。

所有妇女编成一个妇女团,冷云任团政治指导员。冷云达到了拿枪战斗的目的,比在被服厂时高兴了。其他女子当上拿枪的战士,也高兴,因为她们在地下隐蔽工作时,也是时刻处于战斗状态。当时,缴获的枪很多,连王惠民也都拿上了一支马枪。

王惠民拿着这个玩艺是个希罕物,把枪栓拉来拉去,还不会擦枪。安顺福嘱咐她学擦枪,擦子弹,免得到了时候卡壳。王惠民用破布把子弹擦了,把马枪的枪身也擦得干干净净,还不肯住手,在准星的“山”字中间用力擦,企图把“山”字夹缝的灰尘擦掉。一个男战士在教女战士拆枪和机枪换备补枪铤的方法,也有人在教长途行军打背包的技术。

一个战士看到了王惠民的用心劲,凑到她的身边。

“小妹妹,别擦了! 不对路哇!”

“啊?”王惠民不服气:“我都快出汗了,还不行?”

“我说的是不对路,没有说你不努力。”

“战士把马枪拿过来,顺手从旁边捡来一块烧火剩下的黑木炭,往马枪的准星尖和准星的两侧去擦。

“我才擦干净,你又给我弄脏了,你……”王惠民急得直伸腿。

“枪,什么地方都要干净,独这个地方不能洗澡,更不能擦光。”这个三十多岁的老战士慢慢地说:“瞄准,要缺口、准星、目的物,三点成一线。要是准星尖放光,你就瞄不准,准星尖越乌越好。”

王惠民感激地看着这位好心的老大哥,老大哥的眼睛一跳,好像看见王惠民身上有个特异的東西:这女孩子脸蛋瘦了,还没有完全脱掉儿时的轮廓,特别是她的口音,完全保持了他熟悉的乡音。王惠民对这个老战士也有同样的感觉。

“老大哥！你是平顶山的人？”王惠民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听你的口音是那里的人。我家在那里，我还听不出来？”

“你，几岁了？”

“十三啦！长大啦，我出来时才七岁。”

“噢，我问你是怎么出来的？你可有个哥哥？你原来就姓王？”

这一串连珠炮弹给了王惠民很大的震动。她急忙往老战士的脖子的左侧看，清楚地看到了留下的疤痕。她伸出小手去摸。

“这个疤是咋落的？……”

“你听说过平顶山惨案里有逃出活命的人么？我就是带伤逃出的一个。还带着一个妹妹。”

王惠民跳起来扑到老战士的身上，紧紧地抱住他的脖子，流出眼泪，不住声地叫：

“占青大哥，占青大哥！我就是那个死不了的小丫妹呀！”

鄧占青离开鄧小丫参加了抗日游击队，转战多年，归到了抗联五军第一师。兄妹二人无意中相会，各叙了几年来的艰苦历程，引起了大家对日寇制造的悲惨命运的回忆，喜庆地迎接了亲人团圆，大家悲喜交集，围着这兄妹二人，说个不完。

周保中刚好走到这里，听清了情况，他抚爱地拉住了王惠民的小手。

“不要哭，见着哥哥应该高兴。你哥哥已经是多次立下战功的英雄，你要向他学习，做一名小英雄，可以么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”王惠民很自信：“我也立过功，你可以问冷云大姐。”

“有一次敌人来破坏被服厂，全厂转移，小惠民背着一架缝纫机身，跑了七十多里山路，跌了不知多少跟头，完好地护住了缝纫机，大家公议，给她记了一大功”

“喝！不简单，不简单！女兵团都准备好了么？”

“一切都准备好了。”冷云说。

“什么叫‘一切’准备好了？”

“枪擦好了，被包打好了，鞋带钉好了，干粮袋装好了……”冷云背

了一大串。

周保中笑着点了点头，接着把笑容一收，又摇了摇头。

“冷云！光这不够呀！”

“听你命令，还要什么，我们马上办。”

“要准备连续行军，连续战斗，打恶仗，突破敌人封锁，完成任务。”

“准备了！”冷云一回头对众女战士说：“大家说给周指挥听听！”

“艰苦奋斗，勇敢作战，不怕牺牲，夺取胜利！”

周保中看着这群女英雄，看到了任何敌人也算不出的力量；敌人可以去背克鲁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，中国的《孙子兵法》、《三略》、《六韬》、《三十六计》……却永远不可能看到没有用文字写出来的“人民之书”；“人民之书”写出的力量，完全写在了这永不屈服的英雄儿女的脸上了。

“好样的！”

周保中拍拍大腿，拔步要走，冷云拉住了他，眉、眼颠动了几次，乞求地问道：

“指挥！啥时出发？”

“急了？好好睡觉，听候命令。路，够你们走的！”周保中轻轻地拍了冷云一下。

周保中往前走，他的警卫员小牛缩回来，跑到冷云身边，鬼鬼祟祟地跟她咬耳朵。冷云惊得一跳。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小牛想拉冷云到一边人少的地方去给她说个详细，猛抬头，忽地笑了。

“你看！他来了！”

冷云忙着跟女兵团准备西征的各样的事，也曾经在心上冒过一个念头：“这次大家都来了，厉宝琛是不是也来了？”这个念头像个肥皂泡，在忙碌中一现也就没了。

厉宝琛比她想得清楚，因为女兵团人数不多，只要抽个空子去看看，准能找到。他把一切忙完以后，便来到了女兵团这里。

厉宝琛把冷云接到抗联分配了工作后，两人分手了，一直地没有见

过面,难得有这一次重逢。

冷云拉着厉宝琛的手,上下端详:早已没有当教员时的白皙面孔了,肌肉和眼神焕发着新增的刚毅劲,表情仍旧是和煦的。

“你还好吧!”四个字贯注了冷云心中的一团关切。

“好!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!”厉宝琛的手用力地握了冷云一下,道出了他一时一刻都在惦记着她。

“我光知道你打仗很勇敢!”

一边说着,两个人不知不觉同步地脱离了人群。走向山边的密林处。

“冷姐跟他干啥去了?”

王惠民好像怕丢了冷云,挤着眉头问。

“傻丫头,老实趴着!”胡秀芝戳了王惠民一手指头。

“我问问也不行?”王惠民不服。

“傻丫头,长几年再问也不晚!”

“你不说,我也知道:天上牛郎会织女,河里鲇鱼找嘎鱼!”

胡秀芝伸手去揪王惠民的腮帮子,王惠民忙钻到杨贵珍怀里,连声告饶:“好姐姐,别拧我……”安顺福、李凤善等都被逗乐了。

厉宝琛和冷云坐在大树下的石头上,两个人肚子里各装着一大车话要说,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厉宝琛一摸兜,掏出一包东西。长期吃不上肉的人,鼻子最灵敏。冷云一下子就闻到了肉香。

“昨天,打了一只鹿,我偷着留了一块。你们有多少日子没吃肉了?”

厉宝琛递给了冷云一块,冷云细细地嚼着;她嚼不出鹿肉的香味,满口满肚尽塞满了一股子甜味。

“你也吃点,我吃不了这多。”冷云说。

“吃不了,留着!开拔之后,又不知道吃什么了,你经得住么?”

“你们男人总以为比别人高一头,你们吃野菜、啃树皮,挺得住;我们吃臭李子、观音土还不是也挺过了!你看你的后背,衣裳裂了半尺大的口子,也不会缝缝,总是等我们动手。我们会放枪,会拿针,比你们男的多一手。”

“我不过说了句贴心的话，就惹你来了一大套。还是老脾气，得理不饶人，对同志们也这样？”

厉宝琛轻轻一问，带出了对一个共产党员的严格要求。作为共产党员的冷云绵了，捻着厉宝琛的手指头，倚在他的身边，她匆匆地在想长期和周围女同志相处的过程。她曾在生活中一斤一两地用刀子嘴和大家争论许多不必争论的事，经过党的教育，慢慢地懂了对敌人要狠，对同志要和，原则上不让步也要讲求方式，非原则的事要宽宏大度……想到这里，冷云自己笑了。

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！”冷云亲切地瞟了厉宝琛一眼：“你，还是给我当老师时候那个脾气……”

“不对！那时候，我打不过孙寒，现在，要是见了，孙寒还得败给我。相信不？”

冷云完全相信这个。不但相信他可以斗过孙寒，连自己也敢斗熊谷。

“他们那些狗屎还值得一提？等咱们打败了鬼子，他们都成了庄稼地里的大粪。到那时候，你还可以当老师，我该干啥呢？”

“你可以当干部，当官呀……”

“不。我想过了，我这个人跟着大家在风里雨里转，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。一旦解放了，进入花花世界，手中有了权，我这棵蓬能立得直么？”她把厉宝琛一捺：“我要当工人，你同意么？”

厉宝琛没想到她会想得这样远。他紧紧地抱着她的肩膀，久久地不言语。他二人的心跳着一样的声音，向往着遍地春光的胜利境界。厉宝琛颇有感触地轻轻地说了一句：

“将来干什么，还是由组织决定；不论干什么，咱们总是人民的一员。比人民低了一格，不是人；比人民高一格，也做不成人。你说对么？”

两个人越谈越多，越谈越亲，早把时间忘了。

王惠民把冷云当大姐，实际上比娘还亲。没有冷云靠在身上，她是不睡觉的。

“还不回来睡觉，集合号一响，她还能睡么？”王惠民在嘟哝。

嘟哝了多少遍，还不见冷云回来，她再也耐不住了，一赌气便冲出去，到了大树底下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王惠民气得加快了脚步，到各棚子里去找。

在一个棚子里的油灯旁边坐着两个人：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女的低头飞针走线，用细细的针脚，缝着一件衣服；男的两眼全神贯注地盯着女人做活。女的，“果然是冷姐姐！”

“姐姐！你还不睡觉？”

王惠民狂喊了一声。

1938年7月，周保中的西征部队从刁翎出发，经过了荒无人烟的地带三百余里，翻越了老爷岭，一出山便遇到四处摆好的敌人，连续作战，虽然打了许多胜仗，但部队的损失也大。7月末，吉东省委书记叛变，全部泄露出了西征计划，敌人加紧了围追堵截，一部分不得不返回刁翎一带，另一路仍向往常一样突击。在苇河小王站、沙河子、九里地等处连战之后，也未能与抗联第十军会合；四军正、副军长李延平、王光宇相继牺牲，所剩部队困在荒山野岭之中，得不到食粮，常以野菜野果充饥，大量减员，损失殆尽。五军损失也很严重，部队失散，一部分打回了宁安；五军第一师也企图重返刁翎。

这时的一师只有一百多人，随一师的女兵团，只剩下了冷云等八个人。

这支部队在牡丹江沿岸的崇山峻岭中行进，从海林的佛塔密北蹄子过了头道河子，在半道子截获伪山林队的三条船，渡过了牡丹江，又进了山，越过了望天岭，到达了林口县莲花乡的北沟，稍事休息，又翻了几座大山，绕过刁翎的三家子村，到了柞木岗边的草甸子里。部队决定从这里渡过乌斯浑河，向依兰进发，便可以甩开敌人。

乌斯浑河是一条小河，平时水浅，随时可以徒涉过去。偏偏不巧赶上了秋末初冬时节，雨雪连绵，河水暴涨，河面展宽了一半，河水可以没人。渡船全被敌人拖走了，部队暂时宿营在柞木岗下乌斯浑河西岸的柳毛丛中。

这地方是牡丹江与其支流乌斯浑河交汇处。柞木岗是这两条水的

分水岭，乌斯浑河在这里绕了个S形的弯，然后北流四公里入牡丹江。隔河东望，是小关门嘴子山。在这一带十几里的范围内，渺无人迹，是抗联常用的秘密交通隘口。

10月的天气，在黑龙江已是结冰的季节。部队长期在山林里行走，衣服已经破烂不堪，有的用线缝了又缝，线也没了，只好用草绳打结，勉强遮体，至于鞋子，破得更厉害，战士们编的顺口溜形容得很好：“前边露着枣，后边露着梨，中间露着面裹鱼。”寒风无情地吹着。人们为着御寒，点起了十几堆篝火。

冷云等八个人围在篝火旁边，有的给男同志缝衣服，有的在给自己补鞋；粮食没有了，野菜也冻死了，只有柳棵子梢上残存的叶子，可以采来煮着吃。为了防御敌人，还要尽力做些工事。忙了一阵之后，疲惫的人们在篝火旁相依睡下。

安顺福从来不知道恐惧，胡秀芝任何时都无忧无虑，最先睡着，带着安祥的睡脸，发着有旋律的鼾声，和睡在太平世界的热炕上一样。王惠民瘦得像个猴子，把个皮包骨的身子拱在冷云的怀里，两只枯干的小手插在冷云的腋窝里取暖，两只脚上的破鞋挡不住风寒，一阵一阵针扎似地疼。

“姐姐！脚冷！”

来，掉个面，把脚靠火堆近点。”

王惠民脚暖了些，抓着没吃完的柳叶吃，边吃边叨叨。

“我小的时候，一到冬天，我妈就给我做一双红棉鞋，真暖和，上头，还给我扎上花，喜鹊登梅，蛤蟆卧莲……还有刺猬偷枣。你知道刺猬怎么偷枣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哪有你知道的多呀！”

“刺猬可神啦。它先爬上枣树，把红枣一个个地咬下来，等地上落满了枣，它就下来，把身上的刺一扎叉，就地一滚，扎了一身枣，拖着回家，给它妈吃，还有它的姐妹们也跟着吃。我妈一看见这个花样子，总要给我唠叨一阵子，末了，骂我一句：光会吃，就不会给妈背枣子回来。我又不会上树，身上也没有刺，怎么能像刺猬呢？”

“你可拿竹竿打枣呀！”

“要是现在回家过日子，我当然会拿竹竿子打枣，还会学你弄绳圈子套麂子吃。姐姐！打完了仗，我可得嫁给你。”

还没有睡着的几个人都笑了，杨贵珍伸手捶了王惠民一拳。

“瞎曰什么呀，还不叫冷姐姐睡一会。”

“冷姐姐顶喜欢我说话，不像你们一天就想睡觉。等打走了鬼子，把你们关在屋里，把炕烧红了，叫你们睡一个月，好么？”

“那你和冷姐姐呢？”李凤善逗她。

“我和冷姐姐，折一堆细柳枝，编成了帽子戴起来，求雨。我们家那里年年求雨。”

“小惠！别求啦。咱们的衣裳才烤干，你就叫老天爷让咱们宽松几天吧。”黄桂清把衣服裹紧，靠在郭桂芹身上，合了眼。

冷云拍着王惠民合上了眼睛。她的心突然一跳，想起了厉宝琛。

正在她们忙的时候，厉宝琛来过一次。他看着冷云在修工事，头上冒汗，手脚都是泥，不能丢开大家，看了一会，抽身要走，刚好碰上摘柳叶的王惠民。

“小惠！”

“厉大哥！冷姐姐在那儿！”王惠民很懂事，往冷云那边指。

“她在忙，我不搅她，我托你一件事，可以么？”

“可以，你说吧！”

厉宝琛掏出一个比鸡蛋大点的布袋，递给了王惠民，用最小的声音贴着她的耳朵说：

“这里头是炒熟的大青豆。你知道什么是大青豆么？就是豆粒里最大粒的那种，吃两颗顶一顿，吃五颗顶一天……”

“你留着吃嘛！……”

“不，这是你占青哥哥和我剩下的最后一小把。我俩决定送给你和冷姐姐。我知道冷姐姐一定不会要，你要秘密地保存好，一定喂到她嘴里去，你们俩吃。好么？”

“不给别人吃？……”王惠民认为不对。

“反正得叫冷姐姐吃上，知道么？”

王惠民嚼着柳叶，想起了这宗宝贝，看了看冷云还没睡着，先向嘴

里塞了些柳叶。

“姐姐！你再吃点吧！你忙乎着没有吃上几口。”

冷云嚼着柳叶，咽下去。王惠民又往她口里塞了一团柳叶，牙一用力，咯嘣一响，爆出一股子特殊的香味。

“小惠！你打哪里弄来的？”

“你吃吧！不会是偷来的。”

“不，你得说个明白。”冷云非常严肃。

王惠民给她说明了原委。暖流、力量、温情，使冷云紧紧地抱住了王惠民。她深信：从这里爆出的暖流、力量、温情，会落到厉宝琛的心底。过了好一会，冷云拍了拍王惠民。

“你吃了么？”

“我还没有吃，我就要吃的。”

“你应该吃！……”

冷云捻着王惠民瘦骨嶙峋的小手，看着火光照出来的格外黄瘦的小脸。“要是平安度日，饱食暖衣，这孩子的手该是白嫩，脸该是苹果样的……”这个念头一转，她看见了大青豆是大力丸。

“小惠，你吃两个。数一数，还有多少个，给别的姐姐们平分了，数得清么？”

“在篝火旁，用翻烧饼的睡法，一会儿烤烤前面，一会儿烤烤后面，平安地过了一夜，也是难得的。第二天拂晓，人们起来，活动活动僵硬的筋骨，整队出发。

师部派来金石峰参谋带领八名女同志向乌斯浑河岸边走。金石峰，朝鲜族人，精明勇敢，会游泳，师部给他的任务是：率先探明水情，然后迎接八女过河。

乌斯浑河的水涨得出奇，水位高，河面宽，浪花急，吼声不歇。原来设想的渡口，已经被大水淹得无影无踪了。师部命令金石峰下水探路。

河水在流，还夹杂着冰块，水温之低，可想而知。金石峰这个青年，知道战斗的命令是关系集体安全的“御旨”，既不能打折扣，也不能犹豫。他挺身跨步，投入了寒流，拨开冰块，推开浪花，游到了东岸。他抖

撒着身上的冰水，两岸的人们也明白了：徒涉是不可能的。师部领导开始研究别的对策。

昨夜驻地的东南方，日伪军发出了密集的枪炮声。

敌人在夜里已经发现了抗联的篝火。下样子沟的日军警备队报告了刁翎的日本驻军头领熊谷大佐，就是捉过冷云的宪兵队长升任的。他连夜纠集了千余人日伪军，组成“讨伐队”，向一师围攻过来。

一师的指战员紧急应战，边抵抗边向柞木岗的密林退去。冷云等八女也要跟上去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敌人已经横插过来，把她们隔在了乌斯浑河的岸边。

敌人没有发现河边上还有八名女战士，拼全力攻击一师的百多名指战员。

冷云看清了自己的责任：保护主力的安全。这无声的、发自内心的命令，压倒了一切个人的安危。

“同志们！打！狠狠地打！把敌人拉回来！”

谁也明白，这是为了多数同志的生，决心献出少数人的生命。什么叫勇气？什么叫为革命献身？看看这八个女战士，毫无难色，毫不惊慌，就连十三岁的王惠民在内，一齐紧握手中枪，把眼里发出的复仇火焰和枪口发出的复仇火焰熔铸在一起了，向敌人的背上狠狠地砸了一锤。

尾追一师的敌人被冷云她们揪回来了。

一师的指战员安全地转到密林之中。

熊谷大佐的尾巴挨了一击，把怒火喷向了他身边的狗腿子张三猫子，用刀背磕他的肩头。

“后边的匪贼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”

“大佐，他们跟前边的匪贼是一伙，他们是被截在河边的残匪！”张三猫子弯腰打躬。

“先消灭他们！”

“哈伊！”

敌人的火力倾洒到河边。冷云在重担下压得快慰。她冷静，清醒，

要实施第二步计划：尽可能长时间拖住敌人。

“同志们！节省子弹，瞄准了打，让敌人的死尸把敌人绊倒在地。”

敌人的机关枪，迫击炮打得十分热闹，河边上的柳毛堆，罩满了黑烟红火。

已经脱险的一师部队，知道八位女同志陷入了险地。师长与指战员心如火燎。

“冲开缺口，救出她们来！”

部队马上掉头，冲向敌人。

厉宝琛“刷”一下子撕开上衣，端起上了刺刀的枪，冲在前头；鄧占青和别的战士们紧跟上去。一阵狂飚扫向敌人。

时机已失。各处险要地点和制高点都被敌人抢占了，他们以绝对优势的火力控制了各个山口。

鄧占青连喊着小丫，中弹牺牲了；厉宝琛则大喊着冷云，负伤了；一些同志们牺牲了。

冷云听到了“生死恋”的声音，看到“同志爱”的勇毅，知道如果凭这样热情战斗下去，就是对革命力量的摧残，对人民不负责任。

“同志们！你们走开，保存力量，遍地开花！”

抗联在火线上有集体喊话瓦解敌人的习惯。冷云一喊，七人附和，一阵雷吼口号，惊醒了一师的同志们。他们停止了向敌人枪口上的冲击。

“冷云……！”

厉宝琛一声长啸，撕裂了长空，天低云暗，万木凄凉。

一师撤了。勇士们背着痛楚，鼓起了力量，奔上新的战斗长途。

同志们的声音消失了。枪不响了。冷云欣慰地望着七个同志，七个同志点头，满意地对着冷云握紧了手中枪，准备迎接任何灾难。

汉奸孙寒的伙伴大狗子听到“冷云”二字，十分惊奇，因为他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遇到她；他抖然地升起了妄想：“几个女的，可以抓活的；冷云，仍然可以弄到我的手里领赏……”

“大佐！不要打了。我可以把冷云，就是逃走了的冷云，叫她回